

源自童年时代的“牡丹情结”

□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姜培军



牡丹是最美好的春天记忆

“我20世纪70年代初出生于曹县一个小村庄,那个时候村子的最南边有一块十几亩地大的试验田,田里种满了梨树、杏树、苹果树和木瓜树。春天一到,满园花香,这个果园子就成了我童年时期的‘百草园’。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荣宏君回忆,“记得在园子西北角,种了一大片芍药和一些牡丹。每年谷雨前后,牡丹、芍药竞相开放,尤其是牡丹,花大色艳,花香扑鼻,我和小伙伴

经常来到牡丹大田里疯玩,一待就是大半天。牡丹是我童年时期见过的最大最美的花朵,也是故乡给我留下的最为美好的春天记忆,以至多年后,每逢谷雨时节,童年故乡的那一大片牡丹、芍药还时常会涌现在梦中,无声地温暖着我的乡愁。”

“后来,我到北京求学,逐渐走上艺术的道路,在中国悠长的艺术史长河中与牡丹更是不期而遇。牡丹自古是艺术家讴歌赞美的对象,在对牡丹历史的研究中,陕西西安、河南洛阳、山

东菏泽等地的牡丹先后走进我的研究视野。”荣宏君说,西安牡丹在唐朝独领风骚;北宋时期,洛阳牡丹一骑绝尘;到了明清,安徽亳州和菏泽则相继成为天下牡丹栽培中心。“菏泽牡丹历史悠久,花色品种众多,尤其明清以后,一直到今天,菏泽都是中国牡丹的栽培重地,历史上许多文学家、诗人、画家为它着迷,以菏泽牡丹为吟诵对象,创作出大量优美的艺术作品,这也让我时常为家乡的牡丹骄傲。”荣宏君说。

从2017年开始,荣宏君在央视《百家讲坛》开讲

美术史系列专题,当时就有这样一个想法,争取专门录制一个以牡丹为题材的讲座,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牡丹,了解牡丹艺术史。经过多年的沉淀和积累,在《百家讲坛》李锋老师的协助下,他于2021年上报了一个新选题,决定录制牡丹专题,这个专题的名字就叫《翰墨天香》。选题通过后,他首先搜集历代牡丹著作。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牡丹的栽培历史,他曾走访牡丹产地洛阳、菏泽,并在2021年4月专程赶回菏泽,多次走访菏泽市各大牡丹名园,对牡丹品种做了全面的了解。



牡丹一朵值千金。在《翰墨天香:牡丹文化两千年》首发仪式上,菏泽市作协名誉主席张存金盛赞荣宏君的拳拳赤子心、殷殷桑梓情。的确,作为一位从菏泽走出去的青年才俊,荣宏君对菏泽和牡丹始终有一种“浓得化不开”的情结。他在致辞中借牡丹感谢菏泽的养育之恩,感谢家乡人民的关爱之情;借书中艺术名家张伯驹的事迹和精神激励自己:携手、爱护传统文化,坚守、弘扬民族之根。



曹州牡丹最早的文字记录

“曹州牡丹,品种甚多,先祭酒府君尝往购得黄、白、绿数种。长山李氏独得黑牡丹一丛,云曹州止诸生某氏有之,亦不多得也。”清初的杰出诗人、文学家王士禛,著有笔记体《池北偶谈》一书,在这部书中有一段关于曹州黑牡丹的记载。

荣宏君介绍,王士禛所说的“先祭酒府君”,指的是他的父亲王与敕。王与敕出生于山东新城,新城王

家在当地是一个官宦世家,王与敕的父亲王象晋,万历三十二年中进士,做过翰林、布政使等官职。王象晋喜爱牡丹,曾经编著过一本著名的《二如亭群芳谱》,其中有一章专门介绍牡丹。王与敕深受父亲的影响,酷爱种植牡丹,当时曹州盛产牡丹,品种非常多,王与敕不顾路途遥远,专门跑到曹州选购牡丹,买到黄色、白色和绿色的品种。长山县(后并入山东省邹平)的李氏却幸运地买到一株黑牡丹,这可是曹州的稀有品

种,据说只有生员某氏家有,非常珍贵。王士禛在《池北偶谈》中还有一段有关黑牡丹的记载:“馆陶人家有墨芍药,与曹州黑牡丹,皆异种。”

到了明朝,亳州成为天下牡丹的栽培要地。园艺家薛凤翔所写的《亳州牡丹史》,是牡丹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牡丹谱录,书中详细记载270多个牡丹品种,其中曹州牡丹品种就不下20种,他还对其中9个直接来自曹州的牡丹名品做了详细描述。

在介绍“状元红”时,薛

凤翔特意交代,这个品种是“弘治间得之曹县,又名曹县状元红”。就是说这个品种在弘治年间从山东曹县获得,所以又叫“曹县状元红”。

“因为历史上曹县一直隶属于曹州,而且还一度是曹州的驻地,所以在明代所说的曹县,也可以泛指曹州。”荣宏君解释,“另外,曹州境内有曹南山,所以古代的文人又把曹州雅称为曹南。”

据荣宏君考证,《亳州牡丹史》中有关曹县状元红的叙述,是目前曹州牡丹能够追溯到的最早的文字记录,也是大家公认的曹州牡丹的起始年代。



香飘三百年的“陪嫁牡丹”

“明清交替,战火导致老百姓流离失所,曹州地区经济遭受到严重破坏。到了康熙时期,经过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,曹州牡丹也得到全面复苏。”荣宏君说。当时,曹州牡丹南下广东,北上京城,在全国很多地方都留下生长的印迹,比如那棵香飘三百年的“陪嫁牡丹”。

荣宏君介绍,清朝建立后,为了巩固统治,实行南不封王、北不断亲的政策,核心内容就是满蒙联姻,以巩固北部边疆。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就开启了通婚政策,在近三百年的时间内,清皇室约有432位公主、格格嫁给蒙古王公贵族。

顺治十五年(1658年)七月,顺治皇帝为了巩固北部边疆,把皇室固山格格下嫁蒙古喀喇沁部乌梁海氏的额琳臣为妻。顺治皇帝除了赏赐大批的金银珠宝、绫罗绸缎以外,还特意把御花园中的一棵名贵牡丹赏赐给固山格格,祝福格格生活幸福美满。就这样,这株牡丹从北京来到塞北的严寒之地,落地生根,开花结果。在接下来的岁月中,额琳臣和固山格格的后人乌氏家族一直把“陪嫁牡丹”当做传家宝,即使后来家道中落,乌氏家人也依然不离不弃,一直把养护“陪嫁牡丹”当做家族的重要职责。

在乌氏十几代人的精心呵护下,“陪嫁牡丹”历经三百六十多年的风雨沧桑,直到今天,这棵生活在赤峰市宁城县的“陪嫁牡丹”仍旧枝繁叶茂,花香袭人。

因为年代久远,乌氏后人对这棵“陪嫁牡丹”的基本情况已十分模糊,为了弄清楚这棵牡丹的品种和来历,1998年5月,赤峰市专门委托中国花卉协会牡丹芍药分会对“陪嫁牡丹”进行鉴定。经过北京林业大学教授王莲英、袁涛和菏泽牡丹专家赵弟轩的确认,并出具证书,认定宁城“陪嫁牡丹”属于大胡红品种,是我国传统牡丹的优良品种之一,该品种应当来自牡丹

产地菏泽。

2018年7月,菏泽牡丹专家赵孝庆受邀到赤峰考察,他再次对“陪嫁牡丹”进行鉴定。赵孝庆确认这棵古老的牡丹属于胡红系列中的“宝楼台”品种,俗称“大胡红”。

“‘陪嫁牡丹’从菏泽进献到北京,再移栽到内蒙古的赤峰,到今天算来至少已有三百六十五年的历史了。它目睹了清王朝的兴衰,其间也为巩固边疆,维护民族团结、祖国统一作出了贡献,所以我们说这棵‘陪嫁牡丹’已经超越了生物学的意义,而成为我国历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见证者。”荣宏君说。

